

勃艮第

酒庄里的体验课与“坝坝宴”

九年前，我去法国东部旅行，与学法语的高中同学一同在勃艮第的家族酒庄里，上了酿酒体验课，并吃了一顿酒庄主人提供的“坝坝宴”。

这家家族酒庄的历史非常悠久，1650年就以自酿葡萄酒出名。如今的掌舵人贝桑瑟洛女士是一位热爱当代艺术的实业家，高个，栗色长发，她亲自接



待我们这个“研学团”，给我们发剪刀和采摘筐的时候骄傲地介绍说：“别看我家的葡萄园一共只有10公顷，却有6公顷被评为一级园。要知道，全法国的一级葡萄园也只有10%。”

葡萄园中，植株被修剪得只有齐肩高，采收时，人需要蹲着或半跪着，一会儿就腰酸背痛，为什么要把葡萄矮化成这样，并抑制它的爬藤倾向？贝桑瑟洛女士解释，“这样就可以控制每株葡萄收获的果实，让风味更浓郁。”

酿制红葡萄酒的主力——黑皮诺，是一种“敏感”型的葡萄，它的滋味与香气，会随着土壤、气温、降水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每一年收获的葡萄都是孤品。我

去采摘的这一年，葡萄就有明显的玫瑰香，“去年我们的葡萄有红莓气息，混着淡淡紫罗兰香，前年有红樱桃、覆盆子的气息。”贝桑瑟洛女士教我，采摘一筐葡萄后，要呼叫伙伴，只见她向葡萄园的入口处高呼一声“Panier(法语：篮子)”，马上就有一名背着塑料大篓子的络腮胡男人，走来背对着我，满筐葡萄立刻倾倒到他的背篓里，由他背到酿酒车间去。

刚采收的数千斤葡萄，立刻会经过机器筛选，腐烂和干枯的葡萄，以及混入其中的葡萄果柄都被准确清除。接着，机器会将葡萄破碎，形成皮、籽、肉、汁混合物。酒庄的工作人员用起重机把碎葡萄倒入池中，立即充入二氧化硫，使其温度迅速降至6℃~10℃，以阻止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启动酒精发酵。在整

个冷却池密封之前，经得允许，我登梯朝池子看了一眼，是的，这个步骤叫做“冷浸渍”，为的是给酒液带来更多的花青素和香气，同时稳定葡萄酒的颜色与果香的复杂度。葡萄将在这个池子里待上10天，再到发酵池中，依靠天然酵母启动酒精发酵。发酵完成后，葡萄酒还要装入地下酒窖的橡木桶中，经历两年到十几年不等的熟成。贝桑瑟洛女士说，她家有八成橡木桶来自法国的孚日森林，“法国橡木桶将带给红酒一种烟熏及坚果的风味，比较像古典交响乐；美国橡木桶出来的香气是椰子或甘草的香味，有点像流行音乐。”

体验全部的酿酒流程后，终于进入我最喜欢的环节——在法国农村吃“坝坝宴”，前菜是切成片的法棍，上面加一片用猪肉猪肝做成的肉冻，或者加一勺油

渍番茄或橄榄碎，搭配酒庄自产的霞多丽白葡萄酒，可在酒中品尝到柑橘、白花及陈年蜂蜜的质感。此时此刻，每个参与劳作的游客脸上，都露出了惬意之色。是的，酒庄里搭起了白色遮阳篷，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，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以不熟练的英语或法语说着自己的旅行趣事，我们甚至认识了在青岛做了十年法语老师的老妇人，她热情地用中文招呼我们快去尝尝“炖牛腩捞儿饭”，“就在那杳杳的高压锅里。”纯正的青岛话立刻把我们逗乐了。

这是一次难忘的行业体验，尤其是听到贝桑瑟洛女士轻柔而优雅地断言：“再过400年，我们家的酒庄也会坚持独立运营，不会变成某个大牌流水线上的的一员。”连我这样的过客，也对这样代代相传的坚持心生敬意。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，热爱旅行，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呼伦贝尔

风过呼伦贝尔

抵达海拉尔，已是暮色低垂。这座以蒙古语“野韭菜”命名的城市，是成吉思汗迎娶孛儿帖的故土。成吉思汗广场的青铜像静静肃立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。晚风浩荡，掠过广场、拂过草木，徐徐铺开呼伦贝尔绵延千年的岁月长卷。一架客机正从塑像上方飞过，古老与现代，在暮色里无声交会。



翌日出城，一望无际的草原扑面而来。车窗外，远山含黛，一塔两寺依山而立，藏式古刹雄浑庄重，汉式庙宇清雅温婉，在同一片苍穹之下共生相融。莫尔格勒河，如一条多情的哈达，镶嵌在一碧无垠的绿茵周边，千回百转，顺着大地肌理随性铺展。老舍先生赞为“天下第一曲水”，倒也贴切——它不争不迫，蜿蜒自若，让万物遵从本心、自在生长，终成百川交汇的辽阔气象。

清风掠过，携带着草香与湿润。远处草坡之下，沉睡着日军侵华时的地下坑道，黄土掩藏了一段屈辱沧桑。呼伦贝尔

雄踞东北亚腹地，联通草原、森林、农耕三大文明，是北疆锁钥，地缘门户。一川原野，承载过烽烟起落，也见证过荣辱沉浮。

硝烟终会消散，兼容并蓄才是文明长存的底色。草原文明的内核，从不在铁骑征伐，而在于海纳百川。成吉思汗命畏兀儿学者以回鹘字母创制蒙古文字，让口耳相传的游牧文化得以书写传承，马背风骨与农耕文明对话互通，在包容中生长，穿越千年风雨，依旧鲜活温润。

一路向北，抵达额尔古纳河畔的室韦小镇。凭栏远眺，河水澄澈东流。风从对岸吹来，泛起细碎波光。蒙兀室韦是蒙古族先民走出大兴安岭密林的起点，昔日马蹄铮铮、铁骑驰骋的壮阔早

已消散，唯余清风漫草。

沿边境公路南行，一路风光次第铺展。左侧林海连绵，白桦树影婆娑，牛羊闲卧碧草，水鸟栖于清波；右侧界碑林立、原野辽阔无垠。额尔古纳河蜿蜒相伴，串起千年过往。

草原晴雨无常，方才还是万里晴光，转瞬细雨濛濛。策马草原，人随马背起伏跌宕，感知大地最本真、最沉稳的呼吸。这片原野，见证过匈奴驰骋、突厥游牧、女真生息、蒙古崛起，六千年山河变迁，人间聚散无常。草木枯荣，山河依旧，唯有草原常青，长风不息。世人遍寻帝王陵冢，殊不知，真正的伟业从不需要砖石镌刻、丘冢安放。千里碧草、万里长风，便是北疆最壮阔的岁月丰碑。



张仁千 做过老师、新闻采编与管理。喜欢读书，偶有思考，点缀成文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东风浩浩》。

北密歇根

在路上

女儿开车带我们从兰辛往北密歇根，赶往苏必利尔湖(Lake Superior)风景区，将近五个小时的车程，一路上，我看到的都是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普遍场景。

高速公路上车不算多，可十辆车里，总有两辆是拖挂着的——要么小车拖个大东西，要么大车拖个小东西。最常见的是皮



卡拖着房车(那种旅游用的大家伙)。也有例外，有些小车后面拖的不是房车，而是装着农具的拖车。不少小车后面还挂着两三辆自行车，甚至还有拖着大小不一游艇的。看着这些，就觉得本地人日子过得挺悠闲自在，爱玩、爱运动、性格淳朴外向，也懂得享受生活。

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堵车。堵的时间不长，估计就七八分钟吧。原来是前面在修路。准确点说，是在用很稠的柏油，像浇铸一样修补路面。感觉就像巧媳妇给破了的长裤整整齐齐打了个大补丁，那缝补丁的地方看着并不丑，反而有一种节俭人家过日子的美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唱的“顺口溜”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

沿途看到不少广告牌，很多都只用对着来车的那一面，背面就那么空着，也不利用。这场景，让我想起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·麦克多蒙德主演的电影《三块广告牌》。公路边的路标小得可怜，听说当地人认路记地址，主要靠邮政编码(Zip Code)，一个邮编可能就代表一个单位、一家公司，甚至就是一处温馨的家。我特别喜欢路边那些小得不起眼的邮箱，没什么统一规定，绿的、乳白的、灰蓝的都有，还有些斑驳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。这些邮箱里塞的，有当地住户的银行账单，以及亲朋好友的信件。那天，女儿开车带我们去找一个朋友的农庄，就是靠着那个小小的邮箱，才找到了地方。

这里，车辆往返的隔离带宽

得过分，隔离带上都栽满了树。这些树天长日久都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也许种树的人没有听过中国的古训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恰好将这些树种在风口上，树梢都被平原上的风吹折了，看着让人惋惜。

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好像不太兴建那种大型服务站。开了快五个小时，我们就停了两次，略作休息。第一处地方，前面是个很小的自助加油点，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。加油点后面，是间低矮的小超市，东西倒是不少，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店员在忙活。超市后半间隔出来就是洗手间，男女各一间，每间就一个蹲位，上厕所得排队。又开了两小时，到了另一个服务区。外面草坪上摆着几排休息和吃饭的

桌椅。服务区的小房子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火车站候车室，窗明几净，有限的空间里贴着几张行车安全的宣传画，还有介绍本地旅游景点的小广告和一张当地地图。靠墙边摆着三个大冷柜，都是自助售货机，仔细看，里面有各种矿泉水、饮料、面包、汉堡，甚至还有冰棒和冰淇淋！男女洗手间倒是比较大，有热水、洗手液、吹风机，可转了一圈，竟没看见一个工作人员。

这趟高速公路之旅，路上没见过一次收费站。就在我们略感困惑之时，在通过麦基诺大桥(Mackinac Bridge)的时候，终于遇到了收费。这过桥费能有多少？女儿给我看手机上的账单：四美元。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，喜文学、旅行，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